

衝微日記

文星女士著

生活書店發行



銜 微 日 記

蔡文星女士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街 微 日 記

每冊實價肆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蔡文星女士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法租界
陶爾斐司路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八 月 初 版

悼念蔡文星女士

韜 奮

記者最近接到蔡慕暉女士一月三十日的來信，裏面說：

『從前曾在生活週刊投過幾篇稿的舍妹文星，不幸於一月十一日病歿了。她遺有日記一本，雖則都是家常便飯的話，但她的恆心，她的堅忍，她的克己，她的努力，她的真誠，她的天真，她的純潔，她的……都在字裏行間流露着。雖則她記時只是爲她自己記，但給青年們看看，一定可以得着相當的鼓勵與助力。關於她的戀愛故事，又是令人發生無限感喟的，雖則記得太簡略一點，我很想將這日記印出來，不知生活書店喜不喜歡出這樣的東西？你要不要看一看？』

『出版的地方，我所以先找生活書店，是因爲她生平最愛讀生

活週刊，由生活書店出版，比較的合她的意旨——雖則她從沒有說過。現在是一字未改的原本，如果出版時，我還想稍為修改一下，特別是親友們的真實姓名等。我自己亦很想寫上一點紀念她的話，你如肯為她作一篇序，我想她亦是很願意很歡迎的。如果你有空閒，我亦很願意同你談談她的極平常而又饒有意義的短短的生活……」

文星女士在本刊第四卷及第五卷裏做過好幾篇文章，記者曾因稿件事，和她通過幾次信，深感她愛護本刊的誠摯，雖未和她有過一面之緣，未嘗忘却她是本刊的一位好友，此次忽看到這封信，發怔了許久，不禁為本刊失一同志悲痛，尤不禁為社會失一純潔分子惋惜。記者即回信約慕暉女士晤談，並請她將文星女士的日記帶來。本刊向來對於有功社會大眾的人物，或有功於本刊的同志，都願省出彌自珍視的篇幅，作文紀念，文星女士在世時對於本刊的熱誠贊

助，爲我們所銘感，記者著文在本刊上悼念，是義不容辭的。

慕暉女士於二月三日來社面談，記者纔詳悉文星女士的生平，現請略述大概，並提出值得我們特加注意的一二要點。

文星女士浙江東陽人，她的身世一開始就怪可憐的，母親生到她，已生了四個女兒，因家人望子心切，很不喜歡她，本想把她送人作養女，未實行，後來又說好給人做養媳，因天雨橋斷未去，但母親總不喜歡她。她便在這樣不合理的失歡環境中生長起來。她十五歲時母親死了，父再娶，她和她的姊姊相憐相愛的共同照顧兩個弟弟。她中學畢業後於十七歲入南京東大補習班，非常用功，成績優越，升入東大生物學系肄業，因經濟困難，課餘並擔任某中學教務以自給，乃至用白開水下麵包以當膳食。讀到大學三年級（二十一歲），中途因父失業，要和姊姊分任兩弟的求學費用，竟不得不

輟學用全部工夫就業，雖自願爲手足友愛而犧牲，但終以未能續學，心緒悵鬱，每難自禁。她曾經擔任過幾個中學校的數理生物學教員及家庭教師，富於責任心，往往力疾從公，公餘對於自修又極勤奮。二十七歲因肺病逝世於杭州。女士優於自然科學，同時對文學亦有相當的素養，實爲女界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材，乃以對於困難的環境雖有奮鬥的勇氣，終因環境而不免於傷懷，以致漸漸損及體質於不知不覺中，遂致夭折，這真是一件很沉痛的事情。

其次關於文星女士的『戀愛故事』，請亦略加評述。女士八九歲在小學中，和比他大兩歲的近鄰某君同學，兩小無猜，卽情投意合，後來某君到十八九歲時由『父母之命』另與他女結婚，彼此仍常通音訊，在女士以對方既已結婚生子，只須他們能享幸福，她亦不願插身其間，但愛情既有所專鍾，仍難免悵鬱。後來某君的妻因

入校求學後思想進步，亦以與某君無愛的結婚爲不願。自動提出離婚，惟因索鉅費，協議未成；同時某君亦以須先得文星女士確許婚事，纔下決心與妻辦離婚的手續，女士則不願有確許的表示。我們懸猜女士的意思，似乎始終不願他人離散，而又一往情深，不能改變，遂致多一斷生的因素。對方男子於妻子自動提出離婚之後，又無毅然決然的辦法，蹉跎復蹉跎，又要女士先出一言以爲定，我覺得這也是造成女士死因的一個。

我們細讀女士的日記，固敬佩女士之賢，但她雖似乎心有主見，其實是常在進退不決的苦境中。要進就進，要退就退，如果決定了走那條路，即應下決心，心安意得的走去，纔能免苦痛，至少纔能減少苦痛，女士的半條命就送在好像打定了主意，其實還是不能安心的無所介意的去實行，所以始終逃不出苦境。例如她在日記裏有

一處記載寫給某君的信裏說：『你既然組織了家庭，就應當專心照應你的家庭……我一心希望……終身做你忠誠的朋友』，但有一處却記着：『昨夜失眠，全心想念××……不禁淚珠兒紛紛落下，覺得非常悲傷，想到恐哭壞了身體，也有點擔憂，可是總禁不住自己的悲傷。』

在這本日記裏，文星女士還記有一封原想寫給記者而未發的信，承她要將自己的戀愛問題和我商量，却在女士已逝世後我纔看見，已無從起女士於地下而暢告以管見了，這是記者於捧讀女士日記的時候，尤不勝其悲痛的。

附錄在文妹的日記前面

文妹的這部分遺著，祇是幾段極平凡極真實的日記。她寫的時候是用平常爲自己做備忘錄的態度寫的；不帶一絲的做作，也沒有半分的虛僞，因爲她既不會預料到自己的生命竟會一閃就過去，她寫日記的時候，自然不會採取誇張的寫法，希圖用它來做自己宣傳；她更不會預知這段日記會有人替她印刷出來，所以亦沒有模仿小說家的筆調，編得線索分明，說得娓娓動聽。如果有人硬要用平常看傳記或小說的眼光來看這日記，也許是要感到失望的。

可是這本日記的價值，亦就是在平凡真實的這一點上。因爲我們很容易看見大人物或文學家的自傳式的日記以及虛構假造的少女

日記之類，但對於一個質樸的處女的真實的日記，却是很難得看見的。這日記裏有：失愛的強顏歡笑聲中的淚痕與哽咽，貧窮人假裝的豪奢相後面的悽顏，孤苦無依者自解自慰的妙語，愛康健者病弱中的切望與嘆息，受壓迫者竭力自尊自愛的掙扎。我相信，除開少數忘情的超人和麻木的低能兒，凡看了這本日記的人，大概是要發出同情的嘆息的；即使文妹苦鬥的精神，因了記述方法太老實的緣故，未能煽動讀者的熱情，但至少，這日記的讀者，總不能不感到這黑暗偏私的世界，是不宜於天真無邪的少女在其中生活的。

文妹平時所積存的好友和愛人給她信件，在一二八事件之後，她都親手燒去了，她說：將來如遇類似的浩劫，這些信件亦許會落在素昧平生缺少同情心的人的手裏，倒不如燒了它們乾脆！從她對付這事的態度看來，我猜度她亦許是不歡喜別人看見她的日記的，

所以當我初發見這本日記的時候，原想毀了它。但一再地翻讀之後，又覺得在這頹廢，浪漫，享樂，自私的現象充滿人間的年頭兒，像文妹這樣刻苦，自好，努力，振作的姑娘，亦可說是不易多得的。她的身體，因為國人醫藥程度的低淺，家人經濟能力的薄弱，已不幸喪亡了；難道她的精神，還應該任意聽它消滅嗎？像我這樣一個積極樂觀的人，尚且覺得她深刻的內心生活，百折不回的苦鬥精神，很可以慰安我的疲勞，鼓勵着我前進，何況對於與她同病相憐的人們呢？在這經濟壓迫還存在，兩性關係還未能自由的時代，和文妹同病相憐的人，我相信是很多很多的。文妹的軀體雖已死去，文妹的精神決不願死，試看她日記中的每一句每一字，不都是竭力要生活下去爭鬥下去的精神的表現嗎？就根據她的這種精神，我們決定要為她刊印這段日記，希望她的苦鬪精神，不但能在認識她的少

數親友的心裏存活着，而且能藉着這本日記的介紹，得在許多未與她見面而能同情她，瞭解她的人的心裏生長下去。

別的人，當然不會和我一樣因這日記而喚起許多回憶；但爲瞭解日記的背景起見，這些回憶實在是有相當價值的。反正我的感情正在驅迫我多多地說述關於文妹的一切，我就不管是否畫蛇添足，隨便記上幾節罷。

當她剛十三歲的時候，她的心靈雖則還很幼稚，她的身體却已長得有幾分少女風趣了。杭州，據我和我朋友的經驗，大概是流氓最多的地方。沒有老婦長男伴着走路的少女，被流氓尾隨追逼原是一件極普通的事。平日，文妹因爲年齡還小，又常常與鄰近的同學結隊而行，大概沒有遇見什麼困難。有一個春末夏初的早晨，她因爲遲起了半點鐘，就不得不獨自赴校。在泥濘難行的路上，流氓突

然從背後將她夾在腋下的鞋子搶去，她自然是吃驚不小。不幸有幾位比她稍長數歲的同學，又故意編造了好些怕人的故事和新聞恐嚇她。她素來是一個膽怯如兔的人，一方面同學這樣惡作劇，他方面家規又很嚴肅，她小小的心兒，怎能不悒鬱憂慮？一月之後，她就突然得了神經錯亂症，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病狀已差不多沒有，但她自己總是懼怕着將來或會有老病復發的。

等到她在東南大學生物系讀書時，她就拚命研究生理學心理學及遺傳學等功課。研究的結果，她就斷定自己少年時代的神經錯亂，一定還帶有遺傳關係（因為親戚中亦有患此症的），她如果結婚育兒，就難免有遺傳給後代的可能。她是一個緘默靜穆的姑娘，她的心跡是向來不肯輕易示人的，別人自然不大曉得她悒鬱的原因是什麼。可憐的文妹，她受了責任心的驅策早定下了獨身的主張，在那

麼小小的年紀，就有了那樣的隱痛！

決定一件事情原是容易的，要繼續做下去却就會枝節橫生。起初她雖則依了理性的指示不肯與愛人結合，但不久她又知道了生育節制的可能，靈肉一致亦無大妨礙，似乎已覺悟到獨身是不必須的了。可是，風俗人情已連精神戀愛的自由亦不肯給她，她的煩悶自然又加深了一層！

她是一個好學如渴的人，祇要能付清學費，就是每天祇能用清水吞麵包，亦還是能自得其樂的，不幸父親的失業和鄉村經濟的破產，又使她不能不中途輟學。爲了這一個問題，她流的眼淚恐怕比黛玉還要多一些。

患病和失業，雖常使她陷入窮愁的深淵，但是她對幼弟的學用費，還是不肯稍稍放棄責任。她常說「精衛填海」的情緒充滿着她

的心腔，祇要她有一分能力，必盡一分能力助弟妹求學。到她病勢很危急的時候，她還問我小弟弟的學費寄去了沒有？她死時口眼沒有閉，別人問我是什麼原因，我雖不信什麼神祕的理由，但我却想到了小弟弟還未畢業高中這一件她的未了的心事。

這本日記，就是她在失業失學失愛的困境中寫成的，其中充滿着嘆聲與淚影，決不是無病的呻吟。在富於理智的人，一定會批評：她的際遇雖則惡劣，她還是應該快快樂樂的奮鬥，不應該給傷感悲哀等情緒佔了優勢，以致斲傷了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話，我亦曾幾次三番對她說過，她自己亦似乎很努力實行過，但結果還是一個失敗。這使我想到了：在奮鬥者的隊伍裏，原是有人要受傷的，雖則亦有人能倖免。那傷害如果太重，則奮鬥的意志雖還可以保存，奮鬥的能力却就要減少，精神亦就不能不帶傷感的成分。正如現在的抗

旧戰士一樣，如果一旦受了殘廢的傷害，就不能再用怡然的態度作戰了。我現在是比她生存着的時候更能同情她的嘆息，亦更明白有繼續她作戰的責任。雖則我還希望不要和她一樣嘗受那許多創傷，但萬一受到時，我實在沒有勇氣擔保自己能比她嘆息得少些。

她深刻的創傷使她不能不呻吟，她反抗的精神又使她不能不奮鬥，這整本的日記，就是用奮鬥的精神作經，呻吟的聲音作緯，交織而成的。其實呻吟就是奮鬥，奮鬥就是呻吟，正好像一件無縫的天衣，混合的血淚的交流，是無法分別的。讀者諸君，想必肯原諒我將這樣一本充滿着傷感的日記呈獻在您面前罷。因為這裏面，同時亦充滿着奮鬥的精神。

我本來祇想用「醜小鴨的影子」來象徵文妹的一生，祇是有人怕我說得太含糊，難免要害讀者覺得迷離恍惚，不明白記中的曲折，